



衣胞地

李明官

著

与蛇相处，总为不美，蛇蝎之心，农夫和蛇，给了我们先入为主的固定思维。其实，有时候，和一条蛇相遇，也可以让人心境平和的。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衣胞地

李明官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衣胞地/李明官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7.10

ISBN 978-7-5143-6529-0

I. ①衣…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43940号

衣胞地

作 者 李明官

责任编辑 杨学庆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010-64245264 (兼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 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7

字 数 190千

版 次 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6529-0

定 价 59.80元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一、迁坟	001	七、大富	095
二、青石磨坊	013	八、二姐的歌谣	124
三、光阴	026	九、族兄瓦官	140
四、夏殇	044	十、大贵	181
五、闰八月	064	十一、九顷三	201
六、大伯	085	十二、村长	224
敬恭桑梓（后记）	253		

一、迁坟

一条七吨农用水泥船缓缓行驶在古老的泰东河上。

我六岁那年，大寒初交，一干本家族人，乘船前往十里开外那个偏僻的荒塚上动迁祖坟。天气奇冷，河水结有尺把厚的冰碴，一篙钻下去，只是溅起一撮白花花的冻渣。

船上计十二人：二祖，大伯，父亲，族兄及他的两个儿子，家兄和我，还有大祖的四个外孙。

里下河一带农村，迁坟有诸多讲究和忌讳，譬如，动迁时辰须在交冬数九，人员必是家族中的男丁，人数成双不成单……虽有十二人之众，但真正的劳力也就六成而已。二祖行年八旬有奇，已届耄耋之属，布满寿斑的面容，一双昏花老眼偶尔微眯，苍老怠倦如一只行将冬眠的土獾。二祖以羸弱之躯，扶着一根桑木拐杖尚且颤颤巍巍，拿锹动土，岂不是要了他本已苟延残喘的半条老命。他能坚持着来，硬撑在凛凛朔



风里，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与其说是不放心晚辈们的毛手毛脚，怕他们粗鲁的动作惊扰了先人的百年好梦，毋宁说他是在支撑着一个家族的门面。白发皓首，静对苍穹，带给人的不仅仅是物象意义上的视觉奇观，更是意象意义上的心灵震撼。二祖矮小的身姿，于船舷甫一落定，大家心底忽然有了一种安稳笃定。

二祖而外，我和两个本家侄子都是穿着开裆裤的黄口稚童，来祖茔，纯粹是习俗使然，凑凑热闹罢了，力气活还得其他人来。

大祖的四个外孙大富、大贵、大平、大安，两人在船前用厚重的钉耙“嗨哟嗨哟”地砸打结得严严实实的冰冻，两人在船艄拼命摇橹撑篙。其余的劳力在船舷用榔头夯击冰块。我们几个小毛猴偎着二祖，竖起耳朵，听河面冻开的“嘎嘣嘎嘣”声，那裂向远方的缝隙，在冬日懒散的阳光下，显得格外炫目壮观。

从一星挂天的凌晨，直行到日上三竿，我们的船才靠上了垛子。

那是一处四面环水的孤塚，南高北低，桑榆槐柳几乎覆盖了大部。祖茔于北边临水的半坡上，一溜四穴坟，呈东南西北向排开，高祖、曾祖居中，大祖和我祖父祖母分居左右。三脉河流从远处蜿蜒而来，真所谓四野旷宽，秀水潏洄。

父亲颇为自得，当初请来看地的风水先生乃前清贡生，很有些学问。他曾指着这块地，摇头晃脑地说：无水则风到而气散，有水则风到而气聚，故“风水”二字为地学之最重。而其中以得水之地为上等，以藏风之地为次等。他看着手中的罗盘，眼中露出惊羡的光，此地外蕴水，内纳风，兼得二者，实在少见，并一口断定我们这个家族日后必出大富大贵之人。

但风水先生的话似乎并不灵验，直到现在，我们这个家族官做得大

的就是大伯和父亲，前者无非是做了两任村支书，后者也不过做到了乡卫生院院长而已。此二职，倘遵循古制，当在十品之列，往高处说，亦不出从九品之席。县太爷贵为七品之尊，尚且有“芝麻官”之谑称，遑论其余。

与贵己系无缘，富的迹象好像也没有，倒是有一年秋后，二祖从一群衣不蔽体的上河一带泥瓦匠手里，用稻谷贱价换回几百块光洋，如果再倒手的话，赚回一进三间大瓦房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也难怪，那群人一副饥不择食的样子，信誓旦旦地说是替一财东家拆墙时偶得，星夜携出，闻听二爷人好，厚道仗义，故而水陆兼程，迢迢赶来，做笔客主两便的交易。二祖是杀猪匠，远近闻名，他杀猪和旁人不同，别人都是左道麻绳右道索，他不用，只是将猪赶出圈，至槽桶附近，猛一掀猪蹄，然后乘猪仰跌颈脖朝上的瞬间，顺势送过点红刀。一刀齐柄，有时连手都伸进了那血窟窿。他喜欢人家称他的手艺干净利落，而不希望有谁讥讪他心狠手辣。方圆十数里，一般没有人敢和二祖较劲。

但他这次阴沟里翻了船。

在那些泥瓦匠廉价的恭维声中，二祖有些轻飘飘的了，加之见他们本分可怜的样子，他没多加思索，就扒了家里的粮堆，那是足足四亩上等水田里的一季收成啊！

几个泥瓦匠撑走了三吨船满满一中舱加摺的稻谷，仿佛从地面蒸发了似的，音迹杳无。

二祖在第三天的黄昏忽然感到了不妙。

彼时，他刚刚洗完澡，大裤拖鞋，一个人坐于庭院里的竹椅上，捧着黄铜水烟壶，悠闲地咕噜咕噜着。那张竹椅很有些年头了，沥风沐雨，经霜承露，昔年的皮青篾黄早已褪尽，唯留汗渍而成的一片暗红。



对面的东花墙与檐牙间，缀起了一张蛛网。蛛网大小和家里盛烙饼的竹筐差拟，形状亦仿佛。几茎纬线，无数经线，撑起了一张奇特的陷阱。二祖眯缝着三角眼，细看那网，颇得八卦之神韵。蛛网上粘着一些小昆虫，蚊蚋、蝇子、飞蛾、豆娘、小青虫，偶尔也有垂暮的蜻蜓，双翅缠满了蛛丝，在网上无助地拍打着。而那一豆蜘蛛，快捷地绕着蜻蜓吐丝，很快，就将猎物裹得严严实实。远远望去，可怜的蜻蜓仿佛浮在一团雾中。

二祖忽然一激灵，一口烟雾憋在嗓眼里。他重重地咳嗽一声，倏忽躬身，踢飞拖鞋，径往卧室蹿去。

他捧出那些用青花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光洋，解开，抓起一把，排在手裡，愈看愈不对劲。那些袁大头质地灰暗，不似之前经手的锃亮。捏一枚鼓腮猛吹，旋置耳边，其声沉闷。二祖有些眩晕，心中暗叫不好，忙叠起一摞，搁于天井里的老火砖上，抽出点红刀，也没怎么费力气，那圆圆的什物便迎刃而解。奶奶的，还不如一堆草纸结实。尽管后来二祖常常自我解嘲，但当时，他立即如洪迫颓堤，一下子瘫了下来，额角源源不断地往外冒冷汗，遭外人嘲笑，受家人谴责，颜面扫地倒在其次，如何度过漫长的冬闲和春荒，使一大家子人不饿肚皮那才是最要紧的事。

一筹莫展的二祖后来被二祖母一顿臭骂，灰头土脸地到外地收毛猪去了。而二祖母则拖家带口，去了胡堡古镇她那富庶的娘家蹭食，直到翌年小满才又候鸟一般，将雏而归。

这次被骗，不但使二祖颜面丧尽，从此人前难以抬头，而且，从侧面进一步验证了风水先生的话纯属无稽之谈。我们这个家族的富贵之梦，就此告破。

但这次动土迁坟，并不是整个族人存心为之，试图借此改改风水，实在是情非得已。我们的祖籍并不是衣胞之地范家庄，而是去此西南十余里的小李庄。因为家族争斗，我的两个远房族祖动起了叉耙，在巷子里追逐着。最后的结果是，杀红了眼的两人，一人肩膀被钉耙筑出四个窟窿，使耙者却被逼跌入一露天茅坑，复吃一叉，命殒当场。

长辈们多次和我谈及这场械斗，但因为年代已久，或是为尊者讳，大抵语焉不详。我后来偶得一本残败的《李氏宗谱》，细览之下，得其仿佛：李氏嗣族，乃自西南隅邻近之小李庄而迁，凡四代。祖父辈中，有李尧李香者，因天旱稻田夺水之争，致出人命。尧为伯，其子俱已成人。香为仲，子幼，争水力不能逮，亦无帮衬，义愤填膺，归家磨刀霍霍，扬言同归于尽。尧子闻之，敲把叉齿直，扑入乃叔家，一叉入心窝。时香奄奄一息，尚手舞足蹬，凶手恶向胆边生，操砖砸其手足，俱烂。后为掩盖凶迹，抛尸入牛汪塘。

东台县接报，沿官河（泰东河）而下，缉拿元凶。尧子已远遁他乡，不知所踪。尧为顶罪，被执。后以稻谷若干赎回，云，兄弟阋墙，情急失手也。

在庄上辈分虽高却无力弹压的曾祖，对着械斗的人群，声嘶力竭地叫嚷了一通“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后，怏怏而回。他自觉愧对先人，一气之下，卧榻不起。这位曾经设馆执教的老塾师，临终前一再叮嘱自己的三个儿子，不要贪恋一点薄薄的族产，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在安葬好老塾师后，他的三个儿子：太祖、二祖和我的祖父放弃了家产，相继来到偏于一隅的范家庄，在村后的一片荒蒲滩上安家落户，并逐渐站稳了脚跟。

如果不是太祖和祖父歿后归葬祖塋，小李村的族人似乎已经忘记了



他们还有一支高辈分宗亲流落在外。多年以后，我作为范家庄村民委员会主任前去小李村公干，在那古朴的巷道里，和一位捧着早饭碗，蹲在门槛旁的白须长者交谈时，老人无意中听说我和他同姓，随口问了我的字辈，甫一报出，老人大惊失色，陡地立起身来，两眼怔怔地看着我。他歪斜着头，用充满惊奇的眼神，从头至脚，一遍一遍地打量着我，他的沟壑纵横的脸上写满狐疑。我见老人手上端着的粥碗倾斜了，薄薄的米汤正一点一点地洒在砖阶上，几只鸡在忙着抢食，便善意地提醒他。

老人仿佛从梦游中醒过来一般，定定神，放下碗，又揉揉眼睛，一迭声地嘟囔着：“没想到，没想到，真没想到。”一边说，一边扭过头，冲门里喊一声，“喂，都出来啊，小祖宗到了。”

我吃了一惊，正想问明缘由，从里屋间已涌出一群男女来。懵懂间，老人哈哈大笑起来，“都是你的晚辈呢”。

我忙问过老人的字谱，算下来，晚我两辈。我忍俊不禁，和一帮子老少都笑了起来。

我来小李村，是因为一桩婚约纠纷。范家庄的一个小伙子和这里的一位姑娘去年定了亲，三媒六证，大团大糕，很是热闹了一番。然，好景不长，男方后来忽然访出女家有暗疾，决意要退亲，女方死活不允，先是闹得天翻地覆，接着又不淡不咸地拖了下来，一耽搁就是两年。眼看着又是一个年关在即，男方着了急，请求村里出面帮助调解。这样，在一冬阳煦煦的早晨，我带着村治调主任和民兵营长，一路说谈着来到小李村。

之前，我们一行已经来过小李村一次，但因双方话不投机，火药味甚浓而作罢。加之两村干部各护其民，分歧严重，首行无功而返。不仅如此，刚跨入小李村村部时，我还受到了一群妇女的围攻，一位头戴红

方巾的中年女人，指着我破口大骂：“你的良心叫狗吞了，见人家生病，就想一脚踹开，先前，眼睛是不是留着偷尿去了。”

我无言以对，只能朝她笑笑。正尴尬着，又颤悠悠上来一婆婆，她一本正经地教训道：“为人要心善，昧良遭雷轰。小伙儿，不能望见人家姑娘有病，就脚底抹油，丧德啊！”

当事者乃与我年龄相差无几的白白净净的愣头青，看到这一切，早已吓得躲在会计室里不敢露面。

后来，看着实在闹得不像话了，小李村支书一拍桌子说：“干什么呢都？这是范家庄李主任，你们和人家胡搅蛮缠什么呢？真是！”

一语如石击水。那个骂我眼睛不济的中年妇女，眨眼间钻入人群，不见了踪影。以雷轰训诫的老婆婆，也推说头晕，拨开人群，一溜而去。

这次再来，真是先机在手。不但上次误骂我的村民心存歉疚，而且，这里不少人都晚我几辈。别的姑且不论，单是那支书，就晚了我三辈。一切都是水到渠成，事情处理得十分顺利。我离开小李村的时候，族中人都夹巷道欢送。多少年来，这事在远近几十处村落一直传为美谈。

我六岁那年的祖坟迁移，是全县统一行动。上面提出的口号是：积极倡行火化，全面清理土散坟。十边隙地，角角落落里的坟都铲平了，我们那高大惹眼的祖坟，偏偏又在小李村的大田里，怎么拖也拖不下去了。

我不知道高祖和曾祖是怎么一回事，甚至大祖和祖父下葬的情形我也不知晓，因为那时我尚未出世。在那对我无比神秘的祖墓前，尽管大伯和父亲一直在断断续续地交谈，我仍听不出个所以然来，死亡带走了



多少没有表达的秘密。

一群人在坟冢前燃了榆木香，点了白蜡烛，放了几只通天响和两挂小鞭炮，二祖踉跄至前，嘴中喃喃地祷告了一番。祭礼毕后，开始动土。二祖支着骨瘦如柴的胳膊，勉强端起铁锹，动了第一抔坟土。其他人随后七手八脚地动作了起来。挖的挖，筑的筑，时辰不大，隆起的土丘已与地平。再下去三五锹，几处墓葬尽在眼底。高祖之棺木已然坍塌，一枚枚锈迹斑驳的铁钉历历在目。曾祖是前清秀才，有过功名，勉强称得上“士”，故，棺而外尚有椁。他的墓穴虽然考究了一些，但长期的土埋水蚀，不仅桑木外椁散了架，一口柏木内棺也显出了败相。棺盖斜在一边，棺壁也腐出几处窟窿，唯剩几根坚实的框架支撑着，岌岌可危。

大伯和父亲小心翼翼地揩去朽木上的浮土，默默相视，一时感慨万千。

父亲忽然跳到坑深处，在一丛褐色的，仿佛菑田土，又仿佛稻脚草的什物前翻拨着。大伯似乎也在一瞬间回过神来，挫挫身，跃下，和父亲一起拨弄着。原来，曾祖归天后，将他做塾师时的一堆线装本陪了葬。不外乎“四书五经”。父亲说，乡塾课徒，水平并不十分之高，大抵是死背一通《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而已，并不能训诂。偶有稍通《大学》《中庸》《尔雅》《诗经》者，便是人中龙凤了。曾祖满腹经纶，却无力兴隆一方教化，实在心有不甘。临终前，望着吊在房梁上缠满蛛网和塞在床沿业已尘封的故纸堆，复逡巡一圈躬耕垄亩，辛勤稼穡的后人，老人家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用颤颤的手指点着，哽咽一声：“带走”之后，灯枯油尽。

在把一堆泛黄的旧书填入柏木大材中时，父亲还是存了个心眼。他

私下留了几本，意想不到地成为我日后的启蒙，让我至今受益匪浅。那些书直到今天，仍静静地躺在我的书柜里，我视若珍宝，平时舍不得让人染指，只有每年的六月六，才拿出来和家里红红绿绿的衣衫一起，排在天井里的小青砖上晒一次。这是一个简单却雅致的活计，寻两张条凳，搁一扇门板，亦可腾出澡桶、箩筐，不凑手时，缸盖、筛子也能派上用场。这时辰，坐于门槛，眯缝着眼，静听熏风的指笋掀翻书页的哗哗声。那神情，那惬意劲儿，直如农人蹲坐上窄窄的田埂，怀着莫名的激动，聆听麦苗拔节或稻子灌浆的声音。书在夏阳下静静地排列，尽管它们不会言叙，但每本书都有自己的故事。那些飘散在空中的樟脑和陈木的气味，让我在这个炎夏，如有神启。

而那些随殓的书，早已融为一抔黄土，怎不令人唏嘘不已。

二祖深陷的眼窝里，忽然无声地溢出两行老泪。大伯背转身，抽抽鼻子。父亲的眼圈也红了。

祖父祖母是两口薄材，虽未塌倒，也已倾在了墓道里。棺材前的木座上，一只茶杯大小的粮油缸缀满了黄土。跟着曾祖念过几天私塾的父亲叹一口气：“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天命不可违，古风如此，古风如此啊！”又伸出手去，捧起，一遍一遍虔诚地擦拭着。

大祖的棺材厚大粗重，保存得最为完好。虽是早于我祖父祖母而歿，在地下长埋了三十余年，依然间架完整，黑漆森森。

大祖一生走南闯北，积攒了颇为殷实的家私，但他的多难人生，令人扼腕。

大祖是我们这一带方圆十数里有名的牛贩子，看牲口特别在行。他是一个身材高大、精明能干的人。削发垂辮，圆领大襟，对清朝习制尤其尊崇，常常手握一本老皇历对晚辈们指指点点：金钱鼠尾，乃新朝之



雅政；峨冠博带，实亡国之陋规。此乃清初入关所颁布的剃发易服令，亏得他念念不忘。大祖有遗老情结，却命途多舛，不入雅席，只能从事下九流的营生：贩卖牲口。这种理想和现实的反差，每常让他陡发无名之火，在家中搥碗摔碟，责天骂娘。因此，一家老少畏惧大祖，虽是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实则避之唯恐不及。

尽管脾性躁烈，其实，大祖心地善良。秋深冬凛，披一件油腻腻的羊皮短袄，叼根三尺长的旱烟杆，长年奔波在时堰、溱潼、吴堡、戴窑、草堰一带的集镇村庄，贩卖水牛黄牛、毛驴骡子，兼替人家挑拣各类牲畜。他一般总在就近走动，遇有特殊情形也远走。范围无非是东台、大丰、滨海、泗州、高邮这些县城。再远一点就是去川陕。

大祖一生命途坎坷，遭际曲折。他的原配我的大祖母，是白驹场一户盐丁的女儿，粗手大脚，不谙女红。田里的活计样样拿得出手，操持家务也是井井有条。她是一位贤淑的长者，在整个家族，乃至全庄口碑极佳。然而，天不佑贤，她在而立之年便得了痼病，拖了大半年，丢下大祖和四岁的女儿，咽了最后一口气。三年丧满，大祖已过了不惑之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这种潜意识的支配和族人的撮合下，大祖又迎娶了九里外郭家堡的一位寡妇作为填房。这次，那寡妇拖了两个油瓶，一个五岁的女孩和一个三岁的男孩。那女孩就是大富大贵的母亲，那男孩，后来成为大祖送命的阎王。

阴物不能经宿，眼看已过晌午，我们急忙收敛好七零八落的物什，拜别祖塋，匆匆回转，还有十几里的水路呢。

新迁的坟址位于范家庄东首的罗汉寺高墩处。罗汉寺乃里下河一带著名的“九寺十八堡”之一。传闻明初，朱洪武基业甫定，为防止当地民众感念张吴王恩德，蓄谋颠覆大明江山，遂对本地土著进行大规模迁

徙，使得聚族而居的先人们流离失所，辗转他乡，最远的甚至被谪移至烟瘴四起的边远云贵。江淮大地，一时人烟稀落，村舍寥寥，萧瑟荒疏，鸡犬不闻。尽管如此，朱明王朝仍心存戒意，着护国军师刘伯温进行暗访。一日凌晨，刘伯温在西南上河口朝东北方向察看，但见这一线沃野千里，田畴莽莽，圩堤蜿蜒，水雾蒸腾，有龙脉之象。刘军师大惊失色，遂就近招募工匠劳力，在沿线数百公里大兴土木。他在所谓的龙爪处修砌十八座砖窑，谓之“窑堡”，以泄龙气；又在龙头龙身龙尾等处，广建庙宇，以镇龙腾。九处寺庙各以神佛命名压邪，范家庄的这座寺庙得名罗汉寺。庙有九十九间，分前、中、后殿，两厢庑廊齐全。寺内石塔累累，林木森森。庙地凡三十六亩，历年来，梵音不绝，香火缕缕。是庙曾圯圪，清光绪年间，经闾里士绅仗义捐纳，整葺一新。惜乎抗战烽烟骤起，日寇每次下乡“扫荡”都驻扎于此庙。高耸的庙宇，宽敞的殿堂，可以遮风避雨，着实给日军带来不少方便。时国民党军新编第三旅张星炳部，结集于范家庄西北十七里处的杭家堡地带，该部多为乌合之众，纪律涣散，战斗力弱，遇日寇一触即溃，屡战屡败。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恼羞成怒的张三旅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匆遽拆毁了古庙，并将殿前一棵三百余年的老银杏锯走，以作枪托手榴弹柄。范家庄后来有人在张三旅部效力，见那木质枪托纹理细密，滑润养手，实非一般材质可比。

锯树人乃东台西溪古镇一王姓木匠。本地匠人闻听张三旅抓人锯树，早已望风而逃，不知所踪。罗汉寺乃附近十数座村庄捐资所建，老银杏上的寄名成千上万，方圆几十里敬若神明，谁敢造次？不明就里的王木匠和几个徒弟锯了一夜，终于放倒了这棵磨盘粗的树，也倒塌了无数民众的信仰，怀揣二十大洋，喜滋滋回返。但他没有福分消受，甫进



门槛，便仰面跌倒，半身不遂，三日而歿。

唏嘘已是几天之后的事。

那一晚，范家庄人在睡梦中隐隐听到嘈杂声和零星的枪声。翌日天明，村人蜂拥而至时，罗汉寺恢宏庄严的庙宇已荡然无存，所有的木料皆不翼而飞，唯剩残垣断壁，碎砖瓦砾横陈在凉凉的雾气里。守庙的老僧也双手合十，坐化于那棵被齐刷刷锯断的银杏树下。“狗娘养的，没法小姐，有法梅香。拿一座不会说话的大庙出气，算什么英雄好汉！有本事，等日本人来，冲上去拼刺刀。”村人发了一通牢骚后，在凌乱不堪的现场，各各搜寻了一些略值几个钱的什物，草草收殓了老僧，又回庄上过起了平静的日子。

其实，村人草葬老和尚显出了一种不厚道。庄上十多条巷子，一色的老火砖铺就，皆为老僧捐资所购。范家庄因为飞阁重甍的罗汉寺和气魄井然的巷道而成为十里八乡的集市，每年的农历三月初三，都要在这里举行盛大的庙会。彼时，赶集的人熙熙攘攘，摩肩接踵，极一时之盛。范家庄人因此摆摊设点，赚了不少香火钱。而施惠于村庄的老僧却没有能够善终。

庙产到底失落了多少，已经无从考证了。我上小学二年级时，曾去同桌家中玩。热心的同桌从床头一只粗可拥臂的大木桶里抓米花给我吃，借着窗外昏暗的光线，我怎么看那木桶都有些别扭。猎奇心急，就要同桌点来一盏灯，这一看真是非同小可，那竖在地上和我差不多高，直径有二尺的木桶，居然是一尊菩萨头像，耳朵、鼻子、唇角都凿平了，唯两只眼珠隐约可见。这是一段整木镂空的炒米桶，不知神佛有灵作何感慨。不宁唯是，直至现在，庄子河东人家的水码头石阶，都是六角形的白塔座铺就。虽经岁月磨砺，足蹬鞋覆，依然莲座历历，云衣

缈缈。那些石阶，小的径可盈尺，大的可覆桌面，可以想见原来石塔之高。

如今的罗汉寺，唯一信物是那株被放倒了古银杏旁逸出一枝嫩蕾，亦已合臂之粗了，略呈斜势的树冠似一把巨大的扫帚，仿佛要荡涤满天的烟云。

祖坟在罗汉寺西北处，邻着一块叫凤凰墩的坡地，隔河是东台城里一位翰林的祖田，称为官帽地。原先说是两处风水宝地，可惜后来被人破了，而且与庙宇为伍，因此，并不为庄上人墓葬首选。但大伯和父亲年少时经常在这里刷牛草，日久天长，不但熟悉了这儿的一草一木、一土一水，且无形中又多了一份亲近感。何况，一视之下，阴址前临十里沃野，后枕一泓清流，左为四水交汇，右有古木森森，气畅脉开，风生水流，气势上就先胜一筹。

依着风水走向，四座高大的坟丘隆起于晴天丽日之下。大伯从别处移来了几棵桑槐于坟基；父亲则将我家院子里的两棵小柏树挖出，细心地栽到祖父祖母的坟头。

入土为安。

二、青石磨坊

我常常以不能亲睹先人的尊容为憾。

“不仅仅是你，连你哥哥都没有见着爷爷奶奶。”父亲在一个秋日午后，坐在老家的屋檐下，眯缝着眼，注视着远处东花墙下，幽幽地点点着我，“那时，家里开着磨坊，你还没有出世，还差十余年光景”。